

卷一百五十二



東洋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五十二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
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
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邊固圉之略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列屯遣戍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
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
曰古者戍役兩暮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
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仲春至

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
如今之防秋也

熊采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
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

臣按程頤前所言者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
所言者萬世遣戍留屯之常制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
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
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鼂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

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

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細毛其性能耐

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毛其性

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

也仆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

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

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又問取其左發

之不願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

不降北謂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

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

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
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
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
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
行之之敝也

易裒曰始皇旣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
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
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
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
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
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臣按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
旣憫其私情復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
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劫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
能得其心而使之効其力哉錯謂凡民守戰至
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
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其家室故
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
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爲說也雖然人

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中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踐以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訓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爲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

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繫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爲過更之法耳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臣愚以爲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

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爲勞苦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爲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兒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請

金陵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文帝時鼂錯言于文帝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曠楚羨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古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患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邊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廩食其亡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

遠矣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簇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臣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爲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里人戶糧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敷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糧隨軍征調死不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

勸之新邑使五家爲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卹
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
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
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同事夜戰聲
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
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
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
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
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創懲也欲立
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按鼂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文欲置
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
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
所謂五家爲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爲伍而
以五人爲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親屬或其交
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而其繫籍食糧
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
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爲首呼其首則五人必與
偕所聚集之處如錯所謂居則習爲射法出則
教於應敵起止相隨而暫離者有禁器用相共

而自私者有罪中有嫌隙者許其明白告官而
離合之匿怨而貌從者同伍知而不告罪同伍
中不許飲博惟合伍校射方許飲酒遇有寇至
少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以應之彼以
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吾以百人
應之吾之所謂十與百蓋以伍爲卒十人乃五
十人百人乃五百人也寇非大至不以大衆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
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臣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罪秦始皇
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卽此科也二曰亡命
三曰贅壻四曰賈人卽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
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也五曰故有市籍
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
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
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
科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壻
者托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
皆非調發所及故謫之此雖非先王令典然亦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六
可以制伏姦人使皆爲

國禦寇而亦寬農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
勿答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
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
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
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
有游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
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
者者夫名爲士流繫宦籍者率多選軟脆弱之
人平日呻吟佔畢不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
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虜用此以儆衆庶
固爲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餽餉爲
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
蓄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
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
而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
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

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寇犯
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臣按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營皆是蠻
夷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守士卒之屯
皆是

聖祖開國之初舊制然歲久弊生不無消乏軍伍
或不能如往時之盛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承
平日久民戀鄉土必欲行國初簽補之例然版
籍已定民或起怨臣於制國用下嘗見因荒收
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儻不棄勸募之言斟酌
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
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蓋
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
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
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旣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
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
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
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人之情

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况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勲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遣兵之善聞者爲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爲己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

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虜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効死矣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

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來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職名
臣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卽今總兵官之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有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竒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

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疆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

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烈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未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莫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

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
退不加以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
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餘緩恒
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
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
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
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
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
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是煩於防衛諒無望於
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筭之可善者也

臣按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
謂屯戍之兵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
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蓋處置天下之事合於
人情宜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
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
邊塞窮苦之狀與夫分蕃更戍之無益緣事謫
戍之非宜皆洞燭事情切中時弊

人主宜寫一通於座右朝夕目焉則邊塞之苦如
在目前事機之宜如指諸掌於是揆之人情驗
之時事因其利而見於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

革則邊防無事而中國以安矣

贊又言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順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制所以褊置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不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

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臣按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在內則逸在外則勞朝廷所以廩賜之者在外則薄在內則厚無以異於唐之季也

明主覽贄斯言痛革其弊使之內外均齊憫其苦而知其勞時加優恤比諸內地樂而逸者有加而無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歸而氣勢壯軍威振矣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遇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軍凡出外率有口糧

臣按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爲加優蓋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

知軍中利病而知邊戎之兵尤爲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屈臣竊以爲國家禍亂多起於盜賊夷狄所以遏絕之者將卒也國家誠省嬖倖之賞賜異端之崇奉以爲軍國之用綽乎有餘裕矣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羗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爲都軍主有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臣按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馭之

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爲捍蔽或以爲爪牙或以爲嚮道或以爲間諜顧用之何如耳楊雄所謂御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偏徇專任而已

以上列屯遣戍之制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二

所
圖
書